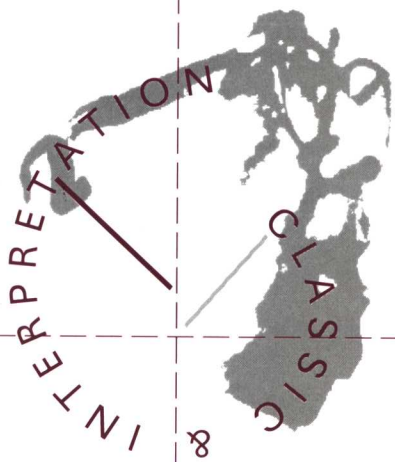




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

施密特 对古老宗教启蒙的失败：《俄狄浦斯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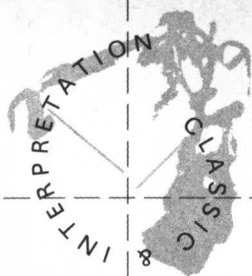
贝佐 友谊与政治：《菲罗克忒忒斯》

莱茵哈特 荷尔德林与索福克勒斯

方克涛 英美学界对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研究：回顾与展望

梁晓杰 农民教育布尔乔亚

经典与解释(19)



索福克勒斯与 雅典启蒙

■ 主编 / 刘小枫 陈少明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刘小枫,陈少明主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2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4141-4

I. 索… II. ①刘… ②陈… III. 悲剧-剧本-文学研究-古希腊 IV. I545.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5386 号

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

刘小枫 陈少明 主编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07年2月北京第1版

200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印 张:10

字 数:288千字

定 价: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论题: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

- 2 对古老宗教启蒙的失败:《俄狄浦斯王》 … 施密特(卢白羽译)
- 22 索福克勒斯的政治诗艺 …… 马伊尔(卢白羽译)
- 58 友谊与政治:《菲罗克忒忒斯》 …… 贝佐(汉广译)
- 83 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 …… 克诺克斯(罗朗译)
- 113 古代悲剧:《埃阿斯》 …… 戴维斯(孔许友译)

古典作品研究

- 138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 …… 伯纳德特(汉广译)
- 155 《安提戈涅》中的人颂和冲突 …… 西格尔(李春安译)
- 180 人,能否自救?
——读《俄狄浦斯王》 …… 肖厚国

- 204 《春秋公羊解诂》的性质 张洪胜

思想史发微

- 222 荷尔德林与索福克勒斯 莱茵哈特(邓深译)

评论

- 249 英美学界对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研究:回顾与展望
..... 方克涛
- 282 农民教育布尔乔亚
——卢梭与农民的现代道德主体性 梁晓杰

(本辑主编助理 李致远 李长春)

论题 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

对古老宗教启蒙的失败：《俄狄浦斯王》

施密特(Jochen Schmidt) 著

卢白羽 译

精神、知识、认知与思想、最宽泛意义上的启蒙，都与宗教构成对立，并因此在宗教领域里掀起一场反启蒙的对抗，这是一个已五花八门地得以证实了的历史基本模式。因为知识、认识和思想的目的在于自律地掌控世界和生活，而宗教则把人视为不能自律的生物。因此，宗教批判认知和希望的自律要求，以及精神自我维系的意志(Selbstbehauptungswillen)，并宣称它们是僭越，是狂傲(Superbia)，是罪。

原罪神话已经反映出这一反对人类求知欲的宗教论争。《圣经》里的上帝禁止亚当和夏娃吃知识树上的果子。但他们最终还是吃了，似乎是因为蛇的引诱。蛇诱惑人类，若吃了这果子，就会像神明一样，并拥有优越的知识。但夏娃也并不是因为苹果能给她带来享乐而觉得它不可抗拒，而是因为它使人“得智慧”(《创世记》3:6)。这种想要“得智慧”就是罪。圣经神话的作者力图贬低人类的求知欲，他把求知欲跟诡计多端的蛇这一媒介以及好奇心重的女人联系起来，并认为求知欲是原罪最根本的肇因。《圣经》作者旋即让惩罚紧随那由无知跌入知识而造成的原罪。类似的基本构架在许多希腊神话中也可以看到。因为普罗米修斯把火种带给人类，并帮助他们具有精神力量 and 技艺，宙斯就把他锁在高加索山上，并让他承受巨大的痛苦。在索福克

勒斯悲剧的俄狄浦斯神话里，俄狄浦斯运用他高超的知识破除了斯芬克斯之谜，被阿波罗神贬罚成为一个瞎眼乞丐。

在宗教传统中，这类以惩罚为威胁的反对人类拥有独立知识的论争俯拾皆是。依照先知耶赛亚的一节诗，保罗在《哥多林前书》中让上帝说了如下话语：“我要消灭聪明人的智慧，我要排除博学者学问。”而保罗自己也在《哥多林前书》那篇关于智慧的伟大演说中讲到：“上帝已使这世界的智慧成为愚拙了！”（《哥多林前书》20）奥古斯丁在《忏悔录》卷十也讨论了对世界的好奇心，即 *curiositas*。他的这一论争直到近代开端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甚至民间话本《浮士德博士》虔诚的作者也把浮士德视为与魔鬼缔约的人，因为他崇尚近代对科学与世界经验的求知欲。

对希腊人、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人类对知识的渴求与宗教的世界观形成了对立。《圣经》讲的是罪、魔鬼，并从道德上加以评判，而希腊人则在他们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了一个超善恶的逐渐展开的对抗。因为对知识的渴求出自人类的天性，并且正是出自坚强的天性，所以悲剧就经常成为描绘这类对抗的地方，让人赞叹的英雄处于故事的中心。他们或是被神祇击败，或是承受了巨大的苦难。

早在希腊启蒙时期之前，埃斯库罗斯就写出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作为三联剧的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已经佚失。由于这部三联剧不完整，使得我们无法确切地理解《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因为它只有在与整部作品的关联中才能得到恰当理解。从丢失部分的残篇以及与《奥瑞斯忒亚》（*Orestie*）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断定，诗人试图找到一个平衡——宙斯最初残酷压迫的强力与反抗神权的普罗米修斯的知识之间的平衡。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并不是歌德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歌德的普罗米修斯是一个激进的启蒙者，他从根本上质疑神祇的权威和宗教。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挑战宙斯，他通过精神与文化赐给人类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自律，还有独立和成熟。

宙斯开始的行为旨在镇压拥有知识的人（*der Wissende*），到后来又改变了他的做法，从而也有了自己的一段历史。按照神话使用隐喻的技巧，这表明宗教观经历了一场历史变化。宗教观变得更加人性

化,而与此同时神祇也无需隐遁。从一开始,普罗米修斯就因其知识以及传播知识而显得是个人道的英雄、一个“博爱主义者”(Philanthropos),他把人类从蒙昧无助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而宙斯的反对使得宙斯自己首先相当没有人性。普罗米修斯扬弃了人类远古时期的绝对依赖状态,宙斯看到这一状态已经无法挽回——文明的进程无法倒退——就针对普罗米修斯的作为予以至少是惩戒性质的惩罚。古老的意识形式(Bewußtseinsform)凝结在神性(das Göttliche)这一形象中。古老的意识形式对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新事物的代表还是相当保守的。但是它也不能止步不前,因为它自身已经是一个成为历史的意识形式,并且遵从历史变化的律法。宙斯自己也制服了老提坦这一可怕的自然力量(在“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的帮助下,这很说明问题),并由此摆脱了最古老的过去。而一待新事物以普罗米修斯式的文明为形式开始提出要求时,由宙斯新建立起的秩序——因为已经确立下来——对此反应却非常保守,这也是必然的。宙斯自己现在已经成为老东西,若要继续存在,就必须同意与普罗米修斯达成一种平衡。埃斯库罗斯理解的由旧到新的历史变化并不是一种脱钩(Ablösung)或颠覆,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事物体验到一直发挥着作用的旧事物的统治力量,而旧事物也经验着新事物那已经在改变并因此已经开始有力地发挥作用的统治知识。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只有顾及到别人才能生存下去。宙斯与普罗米修斯的这一平衡是在和谐的历史过渡这一标志下进行的,尽管在开始不乏激烈的冲突。然而,这一平衡却标志着一个新的处境:一个处于依赖与自立、他决(Fremdbestimmtheit)与自决(Selbstbestimmtheit)的悬而未决的处境。

虽然由埃斯库罗斯完成的这一平衡是古希腊本身启蒙时期的特征,然而,只有拥有知识的精神才含有提坦巨人的品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已经与启蒙时期很接近了。在埃斯库罗斯之前,与众神抗争的提坦巨人只是原始的蛮力自然。埃斯库罗斯的提坦巨人——普罗米修斯,却运用他的知识与能力挑战神祇。人类也拥有这些知识和能力。此外,普罗米修斯还能够预知未来,表明了这个有知

识有才智的提坦巨人在历史方面的强力，而老提坦巨人却只有自然原始的力量，代表的是过时的、因此也是没前途的、无历史性（*ungeschichtlich*）的原则。

随着启蒙的深入，埃斯库罗斯尚能保持的平衡就逐渐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启蒙使矛盾更加尖锐。索福克勒斯已经在所有重要的生活领域内察觉到了启蒙。这一启蒙的范围如此之广、如此之普遍，以前把它等同于智术——甚至是柏拉图带着片面否定的眼光所指的智术——还很贴切，而现在这种等同已经不够了。

希腊启蒙尤其在医学方面成绩斐然，在自然科学、历史编撰、习俗、律法以及宗教方面也颇具影响。在公元前5世纪后三十年，由希波克拉底及其学生创立的科学医学把诊断与治疗建立在一套严格按因果律来操作的程序（*αἰτιολογία*）之上，由此推翻了把魔力视为疾病的原因这一看法，故而也摧毁了巫术。自然科学扫除了对预兆的古老信仰，而先知体系机构就靠这套信仰来维系。自然科学抵制那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天体，包括太阳，都是神明。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克塞诺芬芬（*Xenophanes*）就已经把自古流传下来的预兆解释成自然现象。^① 在真正的启蒙时期之前不久，约公元前430年，阿那克萨戈拉，重要的自然研究者，同时也是伯利克勒斯的朋友，宣称天体是由跟地球一样的材料构成的。因此，太阳也不过是一团炽热的石头而已。^② 他的这个结论是根据对一个陨石的研究得来的。雅典人对这一说法感到惊恐万分。

历史编撰也穿上了启蒙的外衣。早期的地理志、民族志已经逐渐取代了在流传下来的神话世界之中对历史的神话演绎。而之后，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完全排除了诸神对历史的干预。在他的作品里，历史走向只取决于内在原因。

① 他从自然的角度解释彩虹（*Diels / Kranz,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辑语》[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32）和圣厄尔墨斯火（*St. - Elms - Feuer*，雷电交作时见于塔尖、桅顶等的放电辉光球——译注）（A39）。

② *Diogenes Laertius* 2, 8.

智术师证明了所有价值的矛盾之处。^① 引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为证,向所有迄今看似不成问题的有效性(das Gültige)提出问题:这有效性是来自自然(φύσει),还是经由宗法(νόμῳ)确立下来的。^② 这样,智术师最终也把习俗和宗法相对化了。他们用自然法来与宗法(Nomos)进行对抗。有时,比如说像柏拉图《高尔吉亚》的卡里克勒斯(Kallikles)主张的那样,^③自然法被解释成弱肉强食的律法,法是为维护强者的利益而制定的;有时,自然法又是维护弱者如妇女、穷人、奴隶的权利,因为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人类天性。^④ 以同一个自然法为依据,启蒙者也推翻了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这个一直有效的根本性区别。对这一特别具有启蒙味道的人性(Humanität)的最重要的表述出自欧里庇得斯——除苏格拉底外,他是希腊启蒙时期最伟大的人物。

从研究宇宙(Kosmologie,宇宙学)转而研究伦理学、研究个体生活的意义,这一转向对智术师派和苏格拉底学派具有标志性意义。而早在这一转向之前,宗教就已经受到许多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的攻讦。他们拒不接受关于诸神的神话,认为它既荒唐又败坏道德,他们质疑先知体系和一些民间信仰的基本特征,比如神形人似、偶像崇拜等等,觉得这些都让人难以接受。克塞诺普芬宣称:“如果牛也能作画的话,它的神就会是牛的模样”;^⑤赫拉克利特把宗教的偶像崇拜比作一场对话,人们不跟房屋的主人谈话,反跟房屋交谈。^⑥ 恩培多克勒也认为

① 关于智术的全面介绍: M. Untersteiner, I sofisti, I / II, Mailand 1949, 第二版 1967, 英译本:《智术师》(The Sophists, Oxford 1954); W. K. C. Guthrie, 《希腊哲学史》(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I / IV. III: “五个世纪的启蒙”, Cambridge 1969, 尤其参看页 3-319; 这一部分也以单行本出版: Guthrie, 《智术师》(The Sophists, Cambridge 1971)。关于智术的全面的书目和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见: Carl Joachim Classen 编, 《智术》(Sophistik, Darmstadt 1976)。

② 这方面参看 Felix Heinemann 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礼法与自然》(Nomos und Physis, Darmstadt 1972, 1945 年首先在 Basel 出版), 尤其参看页 110 及以下。

③ 柏拉图,《高尔吉亚》483C 及以下。

④ Alkidamas 注疏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卷 1, 13. 1973 b 18。

⑤ 辑语 23。

⑥ 辑语 5。

古老的宗教仅仅是阴沉的幻象(σκοτώεσσα δόξα)。^① 随着自然科学以及科学医学的兴盛,古老宗教渐渐失去立锥之地。一些智术师还有欧里庇得斯则做得更加彻底:他们从根本上质疑关于诸神的神话。

欧里庇得斯深受希腊启蒙时期现代批判精神的影响,他的诗表达了这种精神,而索福克勒斯却坚定地站在传统宗教价值这边。扮演一个保守、反启蒙的角色来对抗现代的启蒙精神方向,能担当起这一任务的,唯索福克勒斯一人。因为,只有他与雅典城的政治生活、甚至宗教生活都有密切联系。他是一位医神(Heilhero)的祭司。公元前420年,当他被带到雅典城时,他就把阿斯克勒庇俄斯(古希腊医神——译注)迎进他家——那时雅典城还没有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圣地,而他家就成了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庙。^② 由于这一行动带有非同寻常的虔诚,索福克勒斯死后,雅典人把他本人也奉为英雄,并称他为“Dexion”:“为接待做准备的人”(Aufnahmebereiter)。索福克勒斯还作过一首Paian献给阿斯克勒庇俄斯。他最后一部作品《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完全置于宗教祭拜领域之下。

索福克勒斯在他的《俄狄浦斯王》中展现了启蒙这一新问题在历史中的现实意义,而他同时又认为这一问题来源于人性本质,并且必然产生自这一本质。他描绘了相信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力量的人如何遭到了存在意义上的失败。索福克勒斯并没有把俄狄浦斯塑造成一个启蒙的指路人或理论家,而是把他推倒了启蒙的边缘上,使他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代表。这一自我意识建立在人类自律的知识之上。

《俄狄浦斯王》的反启蒙思想在于意识到人类知识的有限而易朽坏的性质。与俄狄浦斯的人类知识相对立的是忒瑞西阿斯具有神性合法性的(göttlich legitimiert)知识,这知识是唯一有效的知识。盲先知可能看不见漂浮在这个世界表面的关联,可对本质的关联却洞若观

① 辑语 131。

② 参看 W. S. Ferguson,《阿提卡的归化民》(The Attic Orgeones, Harv. Theol. Rev. 37, 1944),页 88 及以下。

火。俄狄浦斯虽有双眼,看见的却只是表面而已,对本质的东西他如同盲人一般看不见。俄狄浦斯自认知晓一切,末了却是一个无知者。所以,当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他必须刺瞎自己的双眼。

在第一场俄狄浦斯与忒瑞西阿斯的激烈争吵中,已经凸现出智慧与知识这一主题。索福克勒斯已经以此点出启蒙的问题所在——智术师派由于追求智慧而得名:追求“Sophia”。这一场随后的歌队合唱歌在反思真正的智慧之中达到高潮。歌队援引的论据是俄狄浦斯在人类知识方面无人能敌,因为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这一论据也是贯彻整个戏剧的基本主题。

索福克勒斯给俄狄浦斯神话添加的这一段故事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斯芬克斯一直向忒拜城索要人性,俄狄浦斯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从而战胜了她。他的奖酬就是王冠。索福克勒斯是这样理解的:知识赋予人权力(Macht)。俄狄浦斯是靠他的知识登上王位的。他凭借这些知识,传达的不仅仅是对知识的异常骄傲,还有他整个的自我意识以及他在世界中的地位。在俄狄浦斯与先知的争吵中,他一遇到猛烈的反驳就开始炫耀自己的知识和洞察力。先知尽管拥有关于神的知识,在斯芬克斯面前却无能为力,而俄狄浦斯却凭借人类的精神力量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俄狄浦斯决不是要把人类知识凌驾于忒瑞西阿斯所宣称的神性合法性知识之上,他只是质疑,忒瑞西阿斯有没有可能拥有他所说的神性合法性知识。俄狄浦斯提出的论据值得我们严肃对待:如果忒瑞西阿斯拥有这样的知识的话,他就能把忒拜城从斯芬克斯手里解救出来(391行及以下):

那些诵诗的狗在这里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话,不拯救人民?
它的谜语并不是任何过路人都破得了的,正需要先知的法术,可是你并没有借助鸟的帮忙,神的启示显出这种才干来。直到无知无识的我俄狄浦斯来了,不懂得鸟语,只凭智慧就破解了那谜语,征服了它。

最后几个词透露出来的对自律的知识的骄傲再明显不过了。这一

知识不需要更高的灵感或任何预兆。俄狄浦斯并非一登场就是个反宗教的启蒙者。当城邦受到瘟疫威胁时，索福克勒斯还亲自去求德尔斐神谕。并且，出于对先知的更高级智慧的信赖，俄狄浦斯首先就去征求忒瑞西阿斯的意见。直到最后矛头指向他本人，他发现宗教世界是一个与他对立的世界，这才从他的角度质疑宗教世界。只有在他受到威胁的时候，俄狄浦斯才产生出维系自我的意志（Selbstbehauptungswille）。这一意志建立在自己的、人类自律的知识与能力之上。只在这时才形成启蒙式立场的轮廓。对索福克勒斯来说，启蒙虽是人类极根本的资质，正如俄狄浦斯的精神力量——借助它，俄狄浦斯才得以解开斯芬克斯之谜；可是，要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启蒙，却只能而且必须在与先知的角逐、后来则是在与德尔斐神谕的关系之中才有可能。

这一刚开始悬而未决的角逐关系在歌队的第一首合唱歌那里表达得淋漓尽致。它以独特的方式区分了神性的知识——对俄狄浦斯和歌队来说，这是不容置疑的——与先知占有这一神性知识的权利。歌队不承认任何人——包括先知在内——拥有比常人的知识更高的知识。因此，预见性这一特殊的性质就遭到了根本怀疑（497 行及以下）：

宙斯和阿波罗才是聪明，能够知道世间万事；凡人的才智虽然各有高下，可是要说人间的先知比我精明，却没有确凿的证据。

歌队继续强调，虽然一个人可以在智慧（σοφία）上超过别人，然而仅局限于世界内部这一范围。因此，在歌队看来，俄狄浦斯是最有智慧的（σοφός），因为他能够解开斯芬克斯之谜。

思考一下这部悲剧的走势就会发现索福克勒斯的目的所在。他希望挽回某些宗教机构的声望，尤其是先知体系和神谕体系，使它们承受住由步步紧逼的启蒙产生出来的怀疑。索福克勒斯把俄狄浦斯神话做了根本性的修改，并让先知体系和德尔斐神谕扮演了关键角色，由此可以看出索福克勒斯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他的这个策略只有

放到历史背景中才能够得以理解。^① 因为,与祭司体系浑然一体的先知体系^②跟占卜术^③一样,常常受到抨击。克塞诺普芬就已经拒斥了先知体系。^④ 在新兴的自然科学认识面前,先知体系肯定显得陈腐过时,尤其当阿那克萨戈拉解释了先知体系赖以存在的预兆的自然本性时,情况更是如此。很多哲学学派也拒斥先知体系。^⑤ 包括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怀疑论者,之前还有智术师,尤其是毕达哥拉斯。而毕达哥拉斯恰恰在《俄狄浦斯王》成型的前几年在雅典逐渐具有影响力。再者,从阿里斯托芬跟先知们开的无数玩笑中,我们也能看出先知的声望是如何丧失殆尽。欧里庇得斯更是经常拿占卜

① 德语界的索福克勒斯研究一直不注重其历史维度,盎格鲁萨克森的研究却很重视历史背景。参看 Bernard M. W. Knox,《俄狄浦斯在特拜城》(*Oedipus at Thebes*, New Haven 1957)。把《俄狄浦斯王》看作一部不受时代限制的模范悲剧,这一占统治地位的阐释趋势源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对《俄狄浦斯王》的阐释。亚里士多德——Scaliger 称之为“所有美好技艺的永恒专制者”(omnium bonarum artium dictator perpetuus)——把《俄狄浦斯》归结到其形式和功能方面,以便得到一个悲剧的典型文体的范例——他根本不想“解释”(deuten)这部作品。因此,亚里士多德对诸神、先知的预言、神谕等等根本不予理会。对作品作这种简化,完全达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证明目的,然而,现代对《俄狄浦斯》没有实质(entsubstantialisiert)、不讲历史关联(enthistorisiert)的阐释却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这种阐释为根基的,这就使得他们阐释的合理性从一开始就值得怀疑。除了咬定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性外,还有两个动机影响了这一阐释趋势。首先,这证实了古典时期对古希腊罗马的理想形象:“超脱于时间”(zeitlos),因此也会永恒有效的一个理想的典型形象。这种去历史化是与亚里士多德对《俄狄浦斯》的简化密切相关的。其次,运用亚里士多德的简化,就可以把历史材料(Substanz)系统地稀释,使得现代人能够消化,所以就得到了这种“在存在意义上”扣人心弦(“existentiell” ansprechend)的解释版本。剩下的就是“悲剧性”、极普遍的自我认知问题、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对立等等。要承认下面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对我们来说陈腐过时的东西,恰恰对索福克勒斯来说意义重大——这就是拯救先知、神谕以及对诸神鲜活(lebendig)的力量信仰,使它们不致在启蒙的批判下消亡。

② 参看 Eust. I 1.1, 63。

③ 这方面参看: Bouché - Leclercq, *Histoire de la divination dans l'Antiquité*, 4 Bde., Paris 1879 - 1882; Th. Hopfner, *RE* XIV, Sp. 1258 - 1288; M. Nilsson, 《希腊宗教史》(*Griechische Religionsgeschichte*), I, 页 164 - 174, II, 页 229 - 231; R. Flacelière, *Devis et Oracles Grecs*, Paris 1961。

④ 参看西塞罗, *De divinatione* 1, 5; Aetios 5, 1, 1 (= Xenophanes A 52)。

⑤ 概括性质的: F. Jaeger, *De oraculis quid veteres philosophi iudicaverint*, Diss. Rostock 1919; S. Eitrem, *Symb. Ost* 22 (1942), 页 49 - 79。

术开溯。^①《俄狄浦斯王》中,歌队的第一合唱歌流露出来的对先知体系的怀疑折射出了当时流行的普遍看法。

针对启蒙的这些以及其它类似的趋势,一些应对措施在《俄狄浦斯王》产生的几年前就出台了,这颇具启发性。反启蒙措施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雅典开始迫害智识阶层。公元前432年左右,对超自然信仰不仅被定为犯罪,教授天文学也同样被视为犯罪——因为星辰具有神性。新律宣布:“必须控告那些不信神以及传播天文学的人”。^②此后就开始了一系列起诉,一直持续到此后的三十年,直到公元前4世纪也不见消停。据不可靠传闻,亚里士多德也曾受到猜疑——说他作为一个哲人不虔敬。^③这次起诉的牺牲品都是雅典城进步思想和自然科学研究的领袖人物:阿那克萨戈拉——他跟雅典最有才气的妇女 Aspasia 命运相仿,都是只吃了点小苦头就被伯利克勒斯救了出来,免受审判——^④Diagoras、^⑤苏格拉底、^⑥也许还有普罗塔哥拉^⑦以及欧里

① 首先参看:Helena,744行及以下,《伊菲革尼亚在奥里斯》(*Iphigenie in Aulis*),996-998行。这方面参看:L.Radermacher,《欧里庇得斯与占卜术》(*Euripides und die Mantik*),*Rhein. Museum* 53 (1898),页497-510。

② Plut. Perikles 32, 1: εἰσαγγέλλεσαι τοὺς τὰ θεῖα μὴ νομίζοντας ἢ λόγους περὶ τῶν μετασίων διδάσκοντας. 城邦与宗教关系密切,“不信神”的意思是:“不遵守宗教习俗”。以下参看:E.Deremme, *Les procès d'impiété*, Paris 1930,也参看 P. Decharme, *La critique des traditions religieuses chez les Grecs*, Paris 1904,页141及以下,还有 W. Nestle, “Asebieprozesse”, 载于 *Reallexikon für Antike und Christentum*, Bd. I, Sp. 735-740。

③ Ath. 15, 696A/B; Diogenes Laetius 5, 6f. 据说,亚里士多德移民到 Euboea 上的 Chalkis,从而躲过了对他的判决(Aristot. 辑语 667 Rose)。

④ Plutarch,《伯利克里斯》(Perikles 32);也见 Diodor 12, 39; Diogenes Laetius 2, 14. 阿那克萨戈拉移民到 Lampsakos 来躲避对他的审判。

⑤ 阿里斯托芬把 Melos 的 Diagoras 称作“唱抒情诗的苏格拉底”(Melischer Sokrates) (《云》830行);曾经悬赏一泰伦特要取 Diagoras 的首级(《鸟》1071行及以下)。他逃到 Achaja 的 Pellene,死于科任托斯。

⑥ 对苏格拉底的控告如下:“苏格拉底行不义,一是不尊敬(νομίζων)国家尊敬(νομίζει)的神,还引进来其他的神,二是败坏青年”(Xenophon,《回忆录》1,1,1)。第一项控诉正好符合公元前432年颁布的律法(αἰτιολογία)。

⑦ 起诉普罗塔哥拉是因为他的文章《论众神》。在这篇文章中他表明了不可知论的

庇得斯。这些被告的下场不是逃亡、放逐就是死刑。人们有理由这么说:伟大的希腊启蒙时期同时也是迫害放逐科学家、压迫自由思想的时期,甚至出现了焚书现象^①——这与针对普罗塔哥拉的控诉有关。民众中间出现了一股宗教狂热。有些政治家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了这股狂热。与伊奥尼亚人精神上的开放不同,雅典人在宗教方面相当保守,他们“受不了自然科学家和天文学家”,^②同样也忍受不了批判性的哲学家。雅典人迅速找到了宗教亵渎这一谴责理由。^③这股宗教狂热是由职业先知们煽动起来的,他们发现自己的声望以及他们存在的根基受到大步前进的启蒙的严重威胁。那条掀起了审判狂潮、构成起诉苏格拉底的法律依据的法令,是由一位专职先知 Diopieithes 提出的,这很说明问题。^④

有了这个历史背景,就可以理解忒瑞西阿斯在《俄狄浦斯王》里令人惊讶的意义与威严,以及随着剧情的发展而表现出的迫切抵制对先知体系的所有怀疑。希罗多德是索福克勒斯的朋友,他也相信神谕,并赞成占卜术(希罗多德,《史记》VIII,77 尤其明显)。与希罗多德一样,祭司索福克勒斯也策划了一个戏剧性事件来拯救先知体系的尊严。他希望达到的效果,表现在俄狄浦斯灾难过后的两首歌队的合唱歌里。在第四首歌以及最后的退场歌里,歌队再次提起俄狄浦斯战胜了斯芬克斯。可是现在,在灾难已经降临到俄狄浦斯头上、先知的知识已经得到证实之后,俄狄浦斯那一度伟大的知识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剩下的只是虔诚的敬畏,包括对先知体系和神谕制度的承认。

(接上页)立场。据 Diogenes Laertius(9, 52, 54),普罗塔哥拉逃往西西里来躲避审判,途中遭遇沉船而亡。关于这一问题重重的传说,Carl Werner Müller作了全面的分析:《普罗塔哥拉论众神》(Protagoras über die Götter),载于 *Hermes* 95 (1976),页 140-159,另载于 *Sophistik*, C. J. Classen 编, Darmstadt 1976 (Wege der Forschung 187),页 312-340,另页 324 及以下。

① 这一传说参看: C. W. Müller, 同上, 页 324 及以下。

② Plutarch, Nikias 23, 4.

③ 参看 Platon,《申辩篇》23 D.

④ 按照 Diodor 12, 38 及下页, 以及 Plutarch, *Perikles* 32, 公元前 432 年 Diopieithes 的法令颁布。而 Adcock, CAH 478 认为是公元前 430 年。因为他把法令跟“由瘟疫——诸神震怒的显著标志——激发出来的情绪”联系起来。